甘棠絮语

讲爱的日子

■王玉初

早春,小草在雨水的滋润下听到了春的召唤,带着一颗萌动的心,冒出了嫩嫩的绿。

2月14日,西方的情人节。一个讲爱的日子,传至国内,续了年的尾,让不少行走在街上的女子捧着玫瑰与巧克力,脸上还泛出了幸福的红与小小的羞涩,街面铺满了爱与浪漫的气息。

这一天,花店的生意好到爆,据说宾馆也早被预定一空。究其缘由,在玫瑰的映衬下,透着一股暧昧。有人在朋友圈里晒了个生意:“14日晚报名打麻将,只报名不打牌,交完报名费你爱干嘛干嘛,爱去哪去哪,爱跟谁跟谁。本人承诺:保证任何人问你行踪都可以证明你跟我一起打牌了,你所有报不了的花费都可以说成是被我赢了。”如此段子,博君一笑,倒也不觉得有多冷。在这个讲爱的日子,别忘了讲点忠诚,不然爱情制造的不只是故事,还可能有事故。爱情不是用来撕扯的,切莫让段子成了谶语。

前些日,与朋友小聚。一友人说,自己老大不小了,到了结婚的年纪,却一直没有成婚。他不是没有心仪的对象,也不是没有看上自己的那个“她”。而是,他总在担心有一天不再那么爱她了,怕会辜负了她。友人真是个善良的人!只是,爱情来时,本不该那般理性。

在网上还看了一段视频。策划者安排了一个0次恋爱经历的女生与一个有40次恋爱经历的女生来了次两个人的真心话大冒险。两个人所处的环境、工作状态,自我认知都有很大的差距,但谈到最后两个人却只有一个共同点——渴望适合自己的真正爱情。

爱情道路千万条,走心第一条。有人一见钟情,有人相濡以沫,有人相隔万里仍爱得深沉,还有看似寡淡的爱却长久。父母相遇相爱是在那特殊的年代。我多次问过他们的爱情故事,可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回应。他们好像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促成的爱情婚姻与家庭。等我们姐弟四人出生,父母的生活重心全在如何种地养猪、教育孩子上学。生活中,我似乎看不到父母的爱情,唯见亲情。今年年刚过完,大姐要出远门,她顺口问母亲,“你什么时候回城帮老弟带小孩?”没等母亲回答,父亲接过话,“那至少要等我陪你妈走次娘家再说。”这句话,让我们感动亦幸福。再老,陪妻子回娘家,那也许就是父辈们爱情的表达。

城里的情人节,踏着春天的脚步不请自来。乡村的爱情,可能要被封存得更久,甚至让人有些许的担忧。春节期间,听到最多的是相亲的故事,长辈们聊的最多的是相亲难。乡村的男青年,特别是家庭条件不好,自己无甚特长的男青年,婚姻真成了个不小的问题。有的村子,去年有20多个到了适婚年龄的男青年,一年之后仍然没有一个找到对象结婚的。而与之呼应的是,周边村的女孩子却少之又少。在讲爱的日子里讲“男大难婚”,多少让人唏嘘。可它是个无法绕过去的现实。农村青年的爱在哪里?爱在春天里,恐怕更在自我的奋斗里。只有在生活的奋斗中不掉队,才能在追爱的队伍里不落伍。

娘是家的一首歌

■桂孝树

父亲到生产队挣工分。在别人眼里娘就像一个男子汉,苦活儿累活儿都要靠娘,娘用她那并不很结实的肩膀养育了我们兄妹五人。

只因家中弟妹较多,贫穷与劳累一直让娘倍受煎熬。不知有过多少次我从梦中醒来,看见娘昏黄的油灯下替我和弟妹们缝补衣裳、纳着鞋底,娘不时地把针在花白的头发上划几下,每当油灯不亮时,娘就用针把灯芯挑出来一截,火焰顿时旺盛起来,红红的光亮把母亲的脸映得红红的,那幅温馨的画面很多年后还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,那橘黄的灯光里充满幸福和温馨。

娘是个很要强的人,无论生活怎么艰苦,娘一直在默默地支撑着。以前在外面打工,每年正月初十娘一大早就起来,为我煮上早点,因赶车,天还不怎么亮娘特地把家中腌好的腊鱼、腊肉让我带上,一路上娘还用小竹扁担将我的行李挑上,亲自送我到村部上车,坐在不停向前行走的车上,看着娘用手不停地向我挥动,那飘着白发的身影渐渐变成一小点,直到完全消失,我鼻子一酸,眼中的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。

娘一生置身于贫困,只知把爱付出,却从不求回报。在我外出打工的日子里,父亲摔断了腿,只因当时家里非常贫困,没有彻底医好,慢慢地父亲不仅走不了路,就连生活的起居都得靠娘照顾,娘20多年如一日照顾瘫痪的父亲,如今随着娘和父亲的年纪越来越大,娘自己身体也不好,特别是在老家,因为老家人都搬进城里,娘在老家吃水都没有人去打,而我却为了生活奔波,无法在乡下照顾二老,便把娘和父亲接到城里来住,因父亲不能行走,就和娘一起住在车库里,大冷的冬天里,父亲因行动不便,大小便经常弄在身上,娘每天都是默默地替父亲清洗。只因娘也70多岁了,再也搬不动父亲,每次父亲要起来翻身时,娘就喊我帮父亲翻身。

娘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,养育了我兄妹五个和全家。娘一生真的太苦了,除了照顾瘫痪20多年的父亲,还要为我们姊妹五个的家庭幸福担忧。40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娘那博爱的怀抱里,却不懂得如何去回报。

娘就是爱的化身,是家的一首歌,我歌我娘,却无法用我那笨拙的笔头来形容我那白发的老娘。娘是平凡的,娘用她那娇小的身体为我们支撑起一片爱的天空。人世间的亲情之爱就是一曲永远也写不完的歌,做儿的我只能借着笔墨对娘说一声祝娘永远健康。

湓阳往头

白鹿洞怀古(上)

■红 弧

白鹿洞书院在匡庐深处隐居了近1200年。我没有见证它的辉煌。十年前,全国文化讲学之风顿起,台湾学者朱高正来到白鹿洞书院,那是我所知道的九江少数几次文化盛宴之一。朱高正乃朱熹第26世孙,康德哲学研究者,是台湾最激进主张两岸统一的人士之一。是的,朱氏家族与白鹿洞的渊源已近1000年了,或可说,是朱熹创造了白鹿洞的辉煌。白鹿洞代表了一个时代文明,它的缘起与庐山究竟有何关联呢?不断念叨着“白鹿洞书院”这个名字,白鹿和书院连在一起,叫人产生无限动人的联想。

据说白鹿是一种灵兽,有白鹿的地方就有隐士高人。在唐朝末年的兵荒马乱中,少年李涉、李渤兄弟从都城洛阳来到庐山结庐读书。李渤手牵一只白鹿,无论读书出游,白鹿形影不离。有时需要笔墨纸砚,那白鹿一路小跑十数里就从镇上把东西轻松驼回来。哥哥李涉后成唐代著名诗人、太学博士;而弟弟李渤,人称白鹿先生,官至谏议大夫,曾谪居江州。《新唐书》中记载,李渤具有屠羊说一般人品。九江市区南湖和甘棠湖之间的李公堤即是李渤所筑,堤上思贤桥,是百姓为纪念李公而名。那时李氏父子三人都在朝为官,李渤的父亲和哥哥因站错队伍而遭贬斥,而李渤因过于耿直得罪当权也数次被贬。究竟该如何为人如何为官,为官的意义何在?

李渤原本志在山林。唐宪宗几次派亲信上门说服,好不容易才同意当一名著作郎。此时的他突然大发英雄豪情:“皇上,宰相肖免尸位素餐,平庸误国!”李渤的命运就此埋下伏笔。出仕二十年后贬官江州刺史。他故地重游,十分感慨:“我虽还在,我的白鹿却已不知何处去也!”于是在书院旧址种植花木建造亭阁以为纪念。历史将有关的地名人名不断拔高,而追溯书院在香炉峰下的奠基,李渤可算白鹿洞文脉的发端,虽然从大庐山的角度来说为时已晚。紧接着南唐中主李璟也背着书箱行色匆匆赶来,作为日后的皇位继承人,他大概预感到庐山和白鹿洞将引领的是怎样一股潮流。李璟刚走,朝廷的诏书立刻下来:此地开办“庐山国学”。也叫“白鹿洞国学”,最初与应天府国子监一样级别,宋代改“白鹿洞书院”,复又凋零。

牌坊、院落,古木,泉流,书院幽静雅致,地形因山峰环合而起,幽深似洞,所以名白鹿洞。周围山林三千亩,有许多千年古松、柳杉、水杉、紫荆、红枫、银杏、广玉兰、珍珠黄杨、红叶继木等珍稀植物。贯道溪从书院中间穿流而过,棂星门、泮池、礼圣门、礼圣殿、朱子祠、御书阁等建筑参差错落,古色古香。礼圣殿是书院中等级最高的建筑物,歇山重檐、翼角高翅、回廊环绕,殿内供奉孔夫子石像。御书阁前有桂树两株,传为朱熹手植,阳光穿过树隙在地面洒下小光圈,斑斑点点,仿佛时光老去,在地表留下的印痕。

朱熹与白鹿洞的邂逅绝非偶然,正如李渤当年来庐山是必然一样。唐代的庐山佛音缭绕,风景秀美。东西林寺两大佛家道场,从东晋以来吸引着十方信众,也凝聚了各路文化精英。东林十八贤为人们打开通往西方极乐世界之门,他们告诉信众,只要谦卑守戒,常念阿弥陀佛便可成功到达彼岸。当地人们还传说虎溪三笑的故事:陶渊明、陆修静、慧远三人常在东林寺谈经论道,慧远和尚不觉送客送过了虎溪,惹得后山老虎有了意见,“嗷嗷……”大叫,三人于是相视大笑。可见晋代此地便呈现一种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趋势。众多文化精英各自经历不同的人生体验,最后不得不将治国和治理社会这样永远无法做好的事求助于宗教。教育与宗教是否比法律更加慈悲,从而使人们自觉向善向美呢?白鹿洞距东林寺二十公里车程。这种文化背景下,又得益于此地山深水近,气候宜人,庐山便成天下学子争相奔赴的读书之地,也再次成为儒释道各种思潮交汇之地。当时学子王贞白写有一首诗形容那段读书的岁月:“读书不觉已春深,一寸光阴一寸金。不是道人来引笑,周情孔思正追寻”。道士们跟学生来往可谓密切,我想,无论秦代的“焚书坑儒”还是汉代的“罢黜百家”,都没能使百家学说真正消亡,它们隐于泉林之中,在山川云雾里悄悄发展演化。 (未完待续)

人在旅途

春走边城

■魏咏柏

还是在孩提时代,我开始读沈从文先生的小说,也是因为他的小说,我知道了边城。

不少人把边城误认为是凤凰,虽然凤凰也是因沈从文而扬名,但真正的边城却是一个叫茶峒的小镇(现改为边城镇)。茶峒在哪里?“由四川过湖南去,靠东有一条官路。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,到了一个地方名为‘茶峒’的小山城……”这是沈从文先生在他的小说《边城》里记录的茶峒的地理位置。

初春的一天,乍暖还寒,我邀上几个文友启程前往边城。当我在边城依水而立,细细地打量这座如水一般的小镇时,我感觉她就像湘西的一位普通女子,素雅、安静、淳朴、清澈……没错,边城就是水做的。一弯清江水温柔地依偎着她,抚摸着她。生长在江岸的吊脚楼,泛着朴素、陈旧的颜色。江边多为柳树,树干粗壮而嶙峋,柳枝柔顺地自然下垂,而嫩绿的柳叶,还需等些时日才能长出来。

沿着高低不平的青石板路,我们一头扎进老街。但见店铺林立,招牌大多斑驳,依稀留着茶峒的名字。与《边城》里那热闹的河街相比,眼前的边城显得温婉而静谧,没有桃红柳绿,没有莺歌燕舞,仿佛这里从来就是一座安静的小城。

此时此刻,我只能凭空想象翠翠所在的那个世界,那些划龙船逮鸭子的端午时节,江面是怎样的闹热,吊脚楼上又坐着怎样的看龙船的大户小姐。那样的情景,那样的激动,那样的邂逅,恐怕只能从小说里去重温。

说实话,我是跟着沈先生笔下的“翠翠”来边城的。在边城水岸,在边城老街,我的目光会不经意地落在当地年轻女子的身上,我是希望能从她们的身上找到一些翠翠的影子。很可惜,翠翠不属于现代,她只属于那个远去的年代。不过,偶尔从脚边一窜而过的黄狗,倒让我觉得像是不小心从小说里跑出来的……

信步走了几条街,不知不觉又绕到了江边的老渡口。清江这边是湖南的边城,对岸就是洪安。洪安也是小镇,虽只有一江之隔,却已属于重庆。当年,翠翠就是在这里和爷爷经营着拉拉渡。既然到了边城,我们都跃跃欲试想要体会一下拉拉渡。遗憾的是,替我们拉渡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,背有些驼,嘴里叼着烟,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。相比于心中铭记的翠翠形象,却是相差了不止十万八千里。

木船安静地在江中滑行,我的思绪已经飞远,望着天空失去颜色的云彩,望着远处仍然痴痴伫立的白塔,耳畔隐约传来傩送二佬的歌声。我默念着《边城》,默念着翠翠,默念着一份小小的遗憾——竟有一种心疼的感觉!

尽管如此,我在边城还是找到了一些感觉。这感觉,藏在拉拉渡沧桑的绳索上;这感觉,飘在无声流淌的清江里;这感觉,留在苗家角角鱼的诱惑里;这感觉,足够让我记住这座边陲小镇……

春风与诗人

莫小谈

春风抚摸着嫩芽
树叶慢慢长大
挂在枝蔓间
婉若诗笺
书写着年轮的芳华

柳枝随风舒展着身姿
本想作一幅丹青水画
却与春风组成一支乐队
稻草人
蜕变为歌唱家

种子
从播种者的手里起跳
一粒粒,如游子返家
在稻草人鞠躬谢幕的一刹那
终归于大地
伴着春风,和着泥巴,发芽,开花

春风引领着一切
渴望出现一位诗人
能写一首诗歌,来赞美它
而诗人却说
大自然,才是真正的诗家

世故人生

用爱填满的后备箱

■张金玲

远嫁女儿是个宝。节后返程,母亲一大早就将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,鸡鸭鱼肉、土鸡蛋、新鲜蔬菜……不胜枚举,每一件东西都包含了母亲的爱与关怀,似要将思念注入这些土特产中,让爱伴随着归程,得以填补女儿不在身边的缺憾。

从记事起,母亲总是忙忙碌碌,就连过年也不得些许空闲,这种忙碌让我们四个子女既心疼又自豪,心疼她起早摸黑四处看诊,心疼她一年四季不得休息,心疼她既要照顾家庭子女又要种植田地菜园。自豪则来自方圆百里村民的交口称赞。作为乡村医生,她首屈一指;作为母亲,她称职有为。她对我们的影响也是深远,我们姐弟四人,有两人从事医生职业,也算是衣钵得以传承,我想,母亲的言传身教让我们姐弟四人都懂得勤劳与汗水的可贵,也让我们十分敬重那些以身作则,有榜样力量的父母,是他们给了孩子最好的榜样,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健康成长。

因为乡村诊所忙碌,所以母亲总会在凌晨5点就起床,喂鸡、鸭和猪,打扫房前屋后,中午下地种菜,过年时,也总是晚上熬夜做些小零嘴,有孙子爱吃的酱干,外孙极爱的薯片,女儿青睐的麻圆,为的是远方子女回家时能吃到地道的“妈妈味”。母亲说,从腊八开始就细数着儿女的归期,到热热闹闹地吃了年饭,全家围着炉火拉家常时才算是安定下心,这时却又要开始倒腾着给孩子们带走的吃食,还有返程时要带走的家乡土特产。有父母在就有家在,就算开个货车回家,也装不下父母为子女备下的返程土特产,因为他们的爱和牵挂实在太多太多。

父母能给我们的,不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,但一定是竭尽全力给了我们全部,还生怕不够,当我们化身候鸟,在家与工作岗位、家与学校之间往返时,返程的行李箱总是比回家时更沉,行李箱里携带着父母的爱意,也背负了对新一年的期盼。